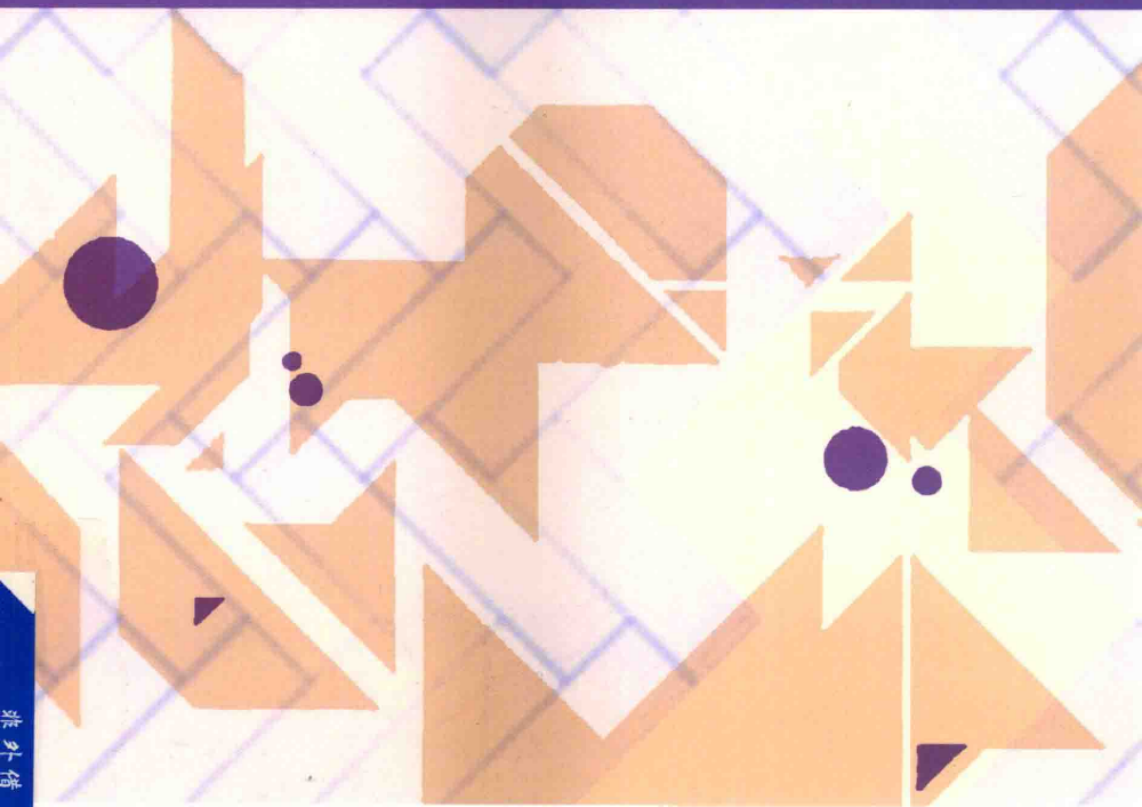


汉语工具动量词的共时、历时及 认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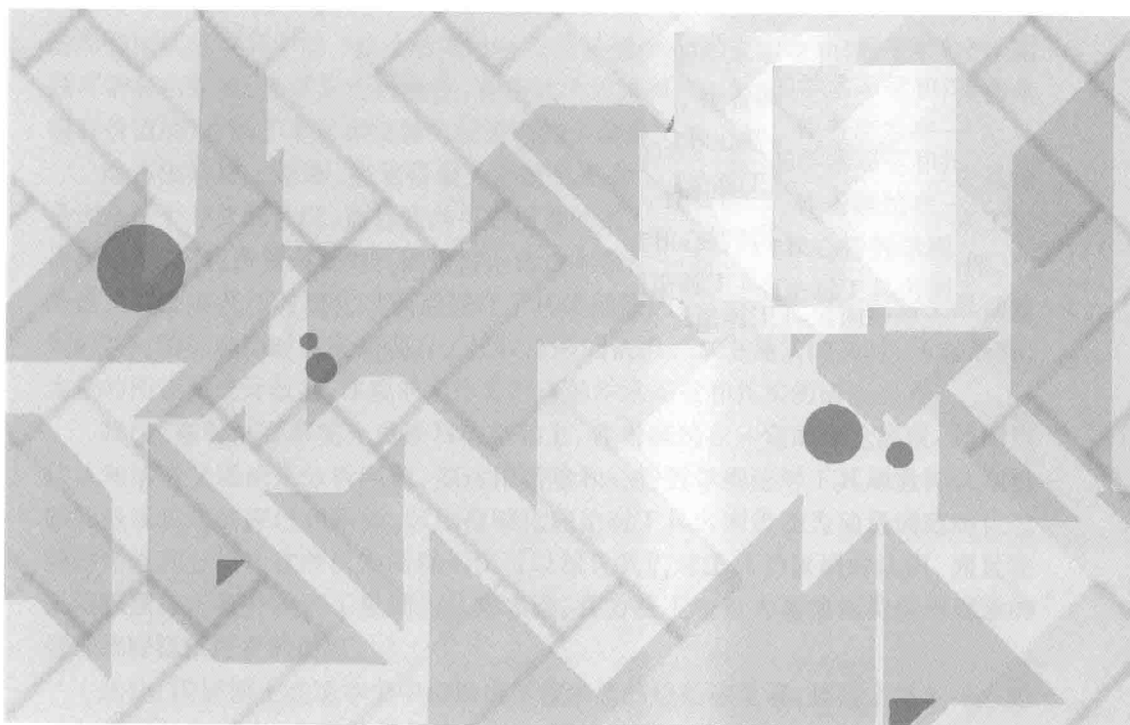
过国娇 著



学林出版社

汉语工具动量词的共时、历时及 认知研究

过国娇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工具动量词的共时、历时及认知研究 / 过国娇
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486-1518-7

I. ①汉… II. ①过… III. ①汉语—数量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8670号

责任编辑 张予澍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汉语工具动量词的共时、历时及认知研究

过国娇 著

出版 学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20 1/16

印张 9.25

字数 18.5万

版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86-1518-7 / H · 116

定价 58.00元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汉语工具动量词的共时、历时及认知研究”的资助
(项目批准号为12YJC740028)

序

国娇博士的著作《汉语工具动量词的共时、历时及认知研究》即将付梓，她专程送我书稿，嘱我作序，仔细阅之，感触颇多。

作为汉藏语言的独特特征，量词问题一直是语法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从20世纪50年代量词的立类、定名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量词研究可谓与时俱进，经历了从早期的静态、孤立的分类描写到80年代动态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再到21世纪以后，以解释为取向的量词认知研究，尤其近年来在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的引领下，量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量词的特殊价值更加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量词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都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当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正如国娇博士在这本著作中所讲到的，现有成果多为名量词和专用量词的探讨，对借用量词的研究有蜻蜓点水之嫌，还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因此本书选择借用动量词其中的一个小次类——工具动量词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选题可谓勇拓新境，非常具有挑战性，相信这项成果对探讨汉语的量词本质和规律是很有价值的，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汉语量词的全面系统的研究。

综观国娇博士新著，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善于挖掘和描写语言事实。工具动量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且当前可资借鉴的前人研究成果并不多，考察起来工程比较巨大，需花费较多心力。国娇博士在这本著作中对工具动量词的借用条件、句法语义特征以及历时演化过程都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描写分析，使我们对工具动量词的共时特征和历时发展面貌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本书翔实的共时、历时语料，大量的图表和统计数据，体现的是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语法功力。

其次，在对语言事实充分描写的基础上，作者能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运用当代认知语言学理论来分析问题，如运用转喻和心智哲学理论对工具动量词认知机制和呈现模式的探讨和阐释，运用范畴化理论对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范畴化过程的考察和分析。这些认知阐释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工具动量词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验证了量词的认知理论，在方法上也可为其他词类借用现象的合理解释提供可贵的借鉴。

此外，国娇博士在这本书中也提出了较多新的想法和见解，体现了她的深入思考和敏锐的洞察力，仅举几例释之。比如说对于工具动量词和专用动量词的句法语义差异，以往的研究往往不做区分，而作者通过考察分析，发现二者实质上在句法语义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并认为这一特点佐证了工具动量词存在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具有一定说服力。还如作者运用工具对动词依存性强弱和工具透明性的

特点来阐释人体工具动量词发展滞后性的原因,也给人以启迪。再如作者认为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其实就是名词经历的一个非范畴化过程,体现了动态发展的语法观点,为我们认识工具动量词的性质和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总体来说,国娇博士的这部著作研究思路清晰,详析细论,系统性强,视野宽广,新见颇多。这项成果既是她近年来对工具动量词不断思考和沉淀的结果,也体现了她一直以来的研究志趣和学术追求。

国娇博士从湖南本科毕业后负笈来沪求学,先是跟随吴为善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深得吴老师的真传,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硕士毕业后到上海金融学院(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之余深感继续学习的必要,又回到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她克服工作、家庭、交通等种种困难,以极大的毅力和耐心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受到校内外专家的好评。如今,她的专著即将出版,作为导师,我很为她的坚韧坚持和勤奋刻苦而感到欣慰。我希望她能以这部专著的出版为契机,再接再厉,做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也真诚希望学界同仁对这部新著多提意见,多多指正。

陈昌来

2019年4月8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选题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3
三、研究范围和主要内容	10
四、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	13
五、语料和体例说明	18
第一章 工具动量词借用的语义条件.....	19
一、人体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语义条件考察	19
二、一般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语义条件考察	29
三、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事件及物特征考察	35
四、本章小结	44
第二章 工具动量词的句法语义特征.....	46
一、工具动量词的句法分布特征	46
二、工具动量词的语义功能分析	52
三、工具动量词与专用动量词的句法语义差异	65
四、本章小结	69

第三章 工具动量词的历时考察及成因探析·····	70
一、工具动量词的产生时代·····	70
二、工具动量词的发展演变·····	72
三、工具动量词的演变规律及产生动因·····	83
四、本章小结·····	92
第四章 工具动量词的认知机制与呈现过程·····	94
一、动量的认知及表述·····	94
二、认知转喻与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	98
三、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认知呈现过程·····	101
四、本章小结·····	109
第五章 工具动量词的非范畴化特征·····	111
一、非范畴化的含义和特征·····	111
二、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非范畴化表现·····	113
三、工具动量词的性质和功能·····	122
四、本章小结·····	124
结语·····	125
一、基本观点与主要创获·····	125
二、研究局限与待研问题·····	130
参考文献·····	131
后记·····	141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量词虽然是汉语词类中最后划类、定名的词类,但作为汉语的鲜明特征之一,自其正名以来,一直颇受语法学界重视,研究成果较多。一是许多语法论著和汉语教材都辟有专章或专节对量词进行分类介绍,如现在通行的几本《现代汉语》教材都有量词介绍的专章或专节内容。二是相继出现了一些量词研究专著和量词词典。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胡附的《数词和量词》(1984[1957])和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965)到21世纪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2001)的问世,以及近年来殷焕先、何平《现代汉语常用量词词典》(1991)和郭先珍《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2002)等量词词典的相继出版,无不说明量词的研究正日趋成熟与完善。三是量词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也呈逐年上升之势。从对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到2018年末,共计有4200多篇量词的研究论文发表,其数量也从20世纪60年代每年的寥寥几篇到2018年的近200篇^①。可以说,量词问题一直是语法界持续关注的课题。

但综观上述量词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其内部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重名量词研究而轻动量词研究。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部类,这早已为语言学界所认可。但在现代汉语中,名、动两类量词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名量词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格局,而动量词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一些专门关注动量词的论文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后才出现的。这从知网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在4200多篇的量词研究论文中,专门涉及动量词的只有200篇左右,与名量词的论文数量相差悬殊。究其原因,可能如邵敬敏(1996)所说的那样,由于“动量词在数量上没有名量词丰富,其组合情况和表义功能似乎也没有名量词复杂,因此,汉语量词的研究一直呈现出重名量轻动量的局面”。第二,重专用动量词研究而轻借用动量词研究。从目前动量词的研究成果看,在动量词的两个次类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中,大多研究都只涉及专用动量词,关于借用动量词的研究乏善可陈;对于借用动量词大多散见于整个动量词的研究中,许多论著和教材对其多是举例式地偶有提及。我们能找到的专门探讨借用动量词的研究论文非常少,只有有限的几篇:范利、聂春梅的《从认知语言学看名词临时作动量词的语义演变规律》(2001),刘街生、蔡闻哲的《汉语动量词的借用》

^① 统计时间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

(2004), 马晓燕的《两种带借用动量词的“在+处所”句式考察》(2007), 阮贵义的《汉语借用动量词及相关问题研究》(2007), 邵丹的《现代汉语“一+借用动量词+VP”句式研究》(2009), 周娟的《器官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语义条件》(2011), 李湘的《从实现机制和及物类型看汉语的借用动量词》(2011), 等等。这些零散的研究成果显然难以揭示出借用动量词的本质和特征。可以说, 动量词研究尤其是借用动量词研究是量词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探讨。

郭先珍(2002)指出, “借与动作有关的工具表动量是动量词生成的一种途径”, 是“汉族人民的习惯”。本书所要研究的工具动量词主要就是指借用动作所凭借的工具为动量词的这一类, 属于借用动量词的范畴。现代汉语中, 工具动量词相对于专用动量词来说, 使用不太普遍, 但由于日常生活中语言交际的需要, 会临时借用工具名词来充当动量词, 所以其在动量词系统当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那么, 究竟什么样的工具名词可以借用为工具动量词? 其借用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汉语中为什么要借用工具名词来做动量词? 工具动量词与专用动量词在句法语义上究竟有何区别? 工具动量词的借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历史发展轨迹和演变规律如何? 其背后有何认知动因和机制? 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现象在语言中的价值如何?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对工具动量词做一个多视角的专门系统研究。

目前学界对汉语动量词的研究基本上还只是对整个动量词系统的宏观考察, 极少有对动量词的次类进行微观研究的。我们选择动量词其中的一个小次类——工具动量词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 相信对于完善整个量词系统是很有必要和价值的。邢福义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展望》(1999)一文中指出: “现代汉语语法的许多问题, 都是需要通过多次专题讨论才能取得比较深入的认识的, 比如重叠问题, 现代汉语的数量词系统问题, 等等。”本书正是从微观的角度对数量系统中的工具动量词进行的专门研究, 相信对工具动量词的深化和细化研究有助于完善和深化整个量词系统研究, 有助于促进汉语词类系统研究,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不仅如此, 量词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量词是汉藏语系的特征之一, 对于母语缺乏量词的汉语学习者来说, 量词的习得无疑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汉语工具动量词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类, 对这一类动量词进行深化和细化研究无疑对于认识外国人动量词使用偏误、明确动量词教学的重难点, 以及提高动量词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另外, 本书的研究成果还对量词词典的编撰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目前的量词词典对动量词的收录数量和标准不一, 尤其是对借用动量词的选择随意性更大。工具动量词是一个开放的借用动量词次类, 虽然我们不能穷尽列举其个体数量, 但我们在基于实际语料和频率统计的基础上, 对工具动量词的借用规律进行分

析,并归纳总结一些典型性工具动量词,为今后量词词典的编撰提供指导和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汉语本体研究中,相较于专用动量词,借用动量词的专题研究比较薄弱,我们仅搜索到上文中提到的7篇专题论文,大多借用动量词的研究都散见于对整个动量词的研究成果中。下面,我们将主要结合动量词、借用动量词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工具动量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概括。

(一) 工具动量词的界定和分类

早期语法文献如《马氏文通》(2000[1898])和《新著国语文法》(2000[1924]),既没给量词独立立类,更没有区分名量词和动量词。首次区分量词的名、动量用法的,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82[1942])。这部著作从范畴的角度出发把量词称为“单位词”,并把称量“动量”的“单位词”分为专用的单位词(如走一趟、骂一顿)、借用表现动作的工具的单位词(如看一眼、踢一脚)以及以动词为单位词(如笑一笑、说一说)三类。这种分类法影响深远,自此以后,很多著作都基本依此对动量词进行分类,如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85[1943])把量词称为“单位名词”,在“行为的称数法”一节中把称量行为的这些单位名词分为三类:用纯粹的单位名词(如去一次、来一趟);不用纯粹的单位名词;只借别的词来替代单位名词。第三类实际就是指借用动量词,又可细分为三类:动词重叠(如坐一坐、笑一笑);借用行为所借的身体部位来替代单位名词(如瞅一眼、答应一声);借用行为所借的东西来替代单位名词(如打一棍、打几板);将双音的复合词拆开,即以其中的第二成分来替代单位名词(如摔一跤、睡一觉)。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86[1948])把动量词称为“次数词”,并把“次数词”分为六类:一般的次数词(如打一下、去两次);延续的次数词(如说一遍、走一回);集合次数词(如笑一场、研究一番);工具次数词(细分为以身体为动作工具的次数词,如踢一脚、看一眼;以器物为动作工具的次数词,如刺一刀、射一箭);对象次数词(如见一面、打一耳刮子);短时次数词(如看一看、走一走)。

总之,早期的语法著作虽然没有为动量词正式定名(学者们分别把量词归入“单位词”、“单位名词”、“次数词”等范畴),但已经对动量词内部的差异有所认识,并对动量词的各种借用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列举分析。其中,学者们也相继提到了借用动作所凭借的工具表示动量这个借用类别,如吕叔湘(1982[1942])所说的“借用表现动作的工具的单位词”,如看一眼、踢一脚;王力(1985[1943])提出的“借用行为所藉的身体部位来替代单位名词”,如瞅一眼、答应一声;“借用行为所藉的东西来替代单位名词”,如打一棍、打几板;高名凯(1986[1948])也提出了“工具次数词”的概念,并把它细分为以身体为动作工具的次数词,如踢一脚、看一眼,以及以器物为动作工具的次数词,如刺一刀、射一箭。以上学者提出的这些

借用情况即是本书所要研究的工具动量词。

20世纪50年代,《“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述》(1956)正式给量词以明确的定名和分类。《简述》中明确提出“量词有两种:计算实体事物的是物量词,计算行为动作的是动量词”,并指出动量词包括“次、趟、回、顿……”这些词,而且,表示时间段落和某些表示器具的名词常被借用表示动量(如玩了一天、砍了一刀等)。从此,量词在汉语词类体系中独立成为一类,“动量词”这个名称也开始固定下来。朱德熙的《语法讲义》(2000[1982])将动量词分成三类:专用动量词;借用名词;重复动词。这种分类与吕叔湘的分类基本相同。另外,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1980)也沿用此框架,把动量词分为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包括借用名词和借用动词两种)。此后,张志公主编的《现代汉语》(1982)也将动量词分为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包括借用时间表示动量的,如一会儿、年、月等)。周一民的《北京口语语法(词法卷)》(1998)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类时间动量词。张美兰在《近代汉语语言研究》(2001)中也将动量词分为专用动量词、借用动量词和同形动量词。

邵敬敏(1996)在动量词分类方法上有所创新,他打破传统语法对动量词的静态分类方法,通过分析动词与动量词的选择关系,结合动词与动量词的语义特征,从动态的角度把动量词分为四类:通用量词、自主量词、借助量词、情态量词;同时又把借助量词分为三个层面:器官量词、工具量词、伴随量词。这篇文章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后很多学者研究动量词,都在不同方面采用了这一分类方法。邵敬敏在《现代汉语语法通论》(2001)中则又进一步完善了借用动量词的分类,将其分为五类:时间量词、器官量词、工具量词、伴随量词、同形量词。

目前对借用动量词分类概括最全面的当属何杰(2001),她把借用动量词分为四种情况:(1)借用名词:a.借用表示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工具器械的名词作为动量词(如打一炮、抽一鞭子);b.借用表示人体器官的名词(如咬一口、劈一掌);c.借用表示某些动作所伴随的结果的名词(如送一程、迈一步);d.借用表示时间的名词作为动量词(如住了一年、演了一个星期);(2)借用动词(如吓了一跳、受了一惊);(3)借用离合词的后一个语素(如见一面、打一仗);(4)借用动词的重叠(如看一看、试一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20世纪50年代动量词定名以后,学者们对其内部分类日益细化,对借用动量词的借用情况也逐步厘清。语法学界一般从来源上把借用动量词分成借用名词和借用动词两类,如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2002)即采用这一分类方法。而从语义类别上把借用动量词划分为五类:器官量词(如踢一脚、打两拳);工具量词(如放一枪、敲一棍子);伴随量词(如唱一曲、喊一声);同形量词(如看一看、走一走);时间量词(如分钟、秒)。目前,虽然各家在个别借用动量词的次类划分和归属上还存在一定分歧,如时间量词和同形动量词的归属

问题。我们认为,借用动量词的小类划分和分歧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不同语法学者观察和考虑问题的视角,其中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优劣。另外,本书中,我们把“借用表示人体器官的名词作为动量词”和“借用表示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工具器械的名词作为动量词”合并为“工具动量词”一类,原因在于不管是借用人体的器官还是一般的工具器械,它们都是借用动作所凭借的一种工具来表示动量,我们的观点与吕叔湘(1982[1942])的基本一致。

(二) 工具动量词的语义与句法特征研究

目前对工具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和语法功能的研究比较薄弱,大多依附在整个动量词或借用动量词的分析上。关于动量词的语义特征,比较经典的论述当属吕叔湘(1982[1942]),他指出动作的动量一方面和“量”的观念相关,一方面和“时”的观念相关。吕叔湘虽然提出了动量词[+计量]、[+计时]两大语义特征,但并没展开对各个次类动量词的具体分析。

如果说传统语法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动量词的语义特征进行考察,那么邵敬敏(1996)则从动量词与所搭配的动词之间的选择关系这一动态视角进行阐释。文章首先通过动词与动量词的选择关系,结合动词和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把动量词分为通用量词、自主量词、借助量词、情态量词四个层面,并相应地把动词也分为有量动词、自主动词、有依动词以及持续动词。他同时指出,动词与动量词之间的选择关系首先取决于动词内部的各个小类,也依赖于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还涉及动词的有关对象,因此借用动量词与什么样的动词组合,取决于动词的语义特点是否符合其与借用动量词的匹配机制。文章还提出了“有依动词”和“无依动词”的概念,认为与借助量词搭配使用的必须是“有依动词”,借助量词与“有依动词”搭配使用主要加强了动词语义的形象性。

刘衍生《现代汉语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2003)一文运用连续统的观点进一步细化了动量词各次类的语义特征。他认为动量词的三个次类,即借用动量词、专用动量词和时量词,在[+计事]和[+计时]这两个语义特征上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序列:借用动量词[+计事]→顿₁、场₁、遍、趟、下₁、次、回、番、通、顿₂、场₂、阵、下₂←时量词[+计时]。文章认为该序列是一个呈现[+计事]和[+计时]的语义特征双向递变的序列,处于序列左边的借用动量词具有明显的[+计事]语义特征,右边的时量词具有鲜明的[+计时]语义特征。“次、回”处于序列的中心,因此它们[+计事]和[+计时]的语义特征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文章虽然提出了借用动量词具有[+计事]的语义特征,但对其究竟怎样体现[+计事]的特点并没有展开论述。

阮贵义《汉语借用动量词及相关问题研究》(2007)则通过分析借用动量词与相关成分匹配关系,揭示了动词前的借用动量词和动词后的借用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差异,指出动词后的借用动量词主要表示的是动态过程频次量,并且兼表短时的

附加意义;动词前的借用动量词主要表现的是凸现动态过程的动态性,强调借用动量词对动态过程所产生结果的影响,并含有说话者的主观评价。同时,该文分析了借用动量词与专用动量词两者之间存在的语义上的差异,认为在表达具体动作动量时,借用动量词的具体性强于专用动量词。

关于动量词的语法功能,传统语法一般都认为其与数词组成的动量短语主要在句中做补语,在一定情况下也可做状语。如黄伯荣、廖序东在其主编的《现代汉语》(1980)中认为:动量短语经常用作补语,也可用作状语。胡裕树的《现代汉语(重订本)》(1995)则认为:动量词常用在动词后边,要求与动词配合。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研究者对动量短语前置动词前做状语的现象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李晓蓉(1995)认为用于动词前的动量短语并非常规用法,因此在句法、语义以及与时间范畴和否定范畴共现上均呈现出一定限制特征,其使用目的主要是为了与后面的动词短语构成“小动量”与“大效果”的对比。李宇明(1998)也对含有动量前置的“一+量+VP”句式进行了分析,他考察发现,充当该句式中“量”的词语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临时借用的动量词,另一类是一般动量词。其中构成借用动量词的成分一般是表身体器官的名词以及表工具器械的名词。李文还归纳出整个格式义是强调行为动作的快捷及其主观大小量的色彩。殷志平(2000)继承并发展了李晓蓉(1995)的观点,他认为动词前的位置并不是动量短语常规和典型的句法位置,动词前用作状语的动量词并不表示动量,而是从动作的数量角度说明动词结构的情状或方式。

此后,王晓强(2003)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探讨现代汉语中数量短语前置的问题。他认为动量短语的基本句法功能是用作补语,目的是强调动作数量的多少或动作的快慢,而动量短语前置用法主要是在重动句基础上删除前一个重动动词形成的。如“一次洗三件衣服”的表达是在重动句“(洗)一次洗三件衣服”基础上删除前一个重动动词“洗”形成的。陈欢(2004)在分析器官动量词时,认为器官动量短语可以做状语,体现了动作行为的某种方式,与其搭配使用的VP短语通常具有结果义,多为带结果补语、情状补语或趋向补语的动词短语。李艳华(2006)对能够前置的动量词进行了分析,提出它们主要借用了动量词,包括表示工具器械和身体器官两种。此外,她还注意到“就”字常与前置动量短语共现,认为不含“就”的动量短语主要表示动作行为的快捷,含“就”的包含主观小量的评价,表示一下子达到某种程度、结果,更加强调结果。邵丹(2009)则运用句式语法的相关理论,将动量短语前置句式“一+借用动量词+VP”的语义界定为瞬时事件句,即表示一个短时间内爆发的涉及结果或变化的动态事件过程,并解析了该句式的主观性,提出句式原型主观义是超预期的,即事件的发生超出说话人的心理预期。

杨娟(2004)在对106万字语料进行统计的基础上,结合动量词的使用频率,探讨了动量短语与不同句法位置相互选择、结合的情况,得出动量短语句法位置的典

型性呈“补语>状语>定语>主/宾语>谓语”顺序排列。动量短语进入不同的句法位置后,其语法意义也不同,表现为进入不同句法位置的动量短语的语法意义与所进入的句法位置的语法意义趋同。句法位置同时还赋予各位置上的动量短语以不同的形式。

马晓燕(2007)一文主要是对带借用动量词的“一M+VP+在+处所”和“在+处所+VP+一M”两种句式的句法特征和表义特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该文对两种句式中的构成成分“一M”“VP”“在+处所”的语法语义特点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的动量词和动词(短语)大量交叉,但在构式浮现意义上却呈现出完全对立的状况。她认为“一M+VP+在+L”是超预期、强攻击力度和严重后果的自然语序,“在+L+VP+一M”是可预期、弱攻击力度和非严重后果的自然语序。

阮贵义(2007)这篇文章主要按照邵敬敏(1996)的分类,采用对比的方法,考察了“数+量+VP”和“VP+数+量”两种句式的语义特点,描写了两种句式中与借用动量词相关的动词与数词的分布情况。

总之,目前专门讨论工具动量词语义和句法特征的论文还比较少见,大多研究都是建立在对整个动量词的分析上顺便提及工具动量词的。学界对借用动量词的特殊语义特征如[+计事]等有所提及,对于工具动量短语用于动词前的句法表现也做了一定考察,但总体来说缺乏对工具动量词语义和句法特征专门和系统的研究。

(三) 工具动量词借用的语义条件分析

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语义条件是工具动量词相关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刘街生等(2004)主要探讨了符合什么样条件的词可以借用为动量词的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特定范围中受事性弱、与动词V的相互选择性联系强且表示基本层次范畴、充当工具成分的名词和极少一部分表示伴随成分的名词,才能进入表达动量的“V+数+N”格式而借用为动量词。

周娟(2011)则选择了工具动量词的一个小次类——人体工具动量词进行了探讨。文章从组合和聚合两个角度对人体器官名词借用为工具动量词的条件进行分析,认为器官名词要实现动量词的借用,首先,在聚合层面应具有[+可视性]、[+位移性]、[+工具性]、[+基本层次范畴性]、[+口语性]等语义属性;其次,在与动词组合的层面,器官名词所指器官对象移动一个单位动程所需时量与动词所表单位动作的时量要完全相等,且都具有[+瞬时性]。

李湘(2011)则结合事件的及物性特征,着重分析了工具格名词表达动量的语义条件。她认为特定事件中的工具格成分要想借用为动量词,必须在一系列及物性参项上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特征,具体体现为参与角色的个体性、施动行为的现场性、施事的强意愿性以及受事的强受影响性等。

目前,研究者虽然对名词借用为工具动量词的语义条件有了一定认识,并分别

对人体工具动量词和一般工具动量词借用的语义条件进行了探讨分析,已经意识到这些借用条件不仅涉及被借用名词自身的语义特征,还受到与之搭配的动词语义的限制,甚至事件语义层面的因素也会制约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实现,但总体来说研究还比较分散,不成系统。

(四) 工具动量词的认知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认知语言学思潮波及汉语语法学研究,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汉语量词研究开始走向以解释为取向的认知研究。许多学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戴浩一(1990, 1994)和张敏(1998)的量词范畴化研究,石毓智(2001)的量词维度比研究等。学者们对汉语量词设立和运用的机制及其范畴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试图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探求量词的本质和规律。但这个时期的研究对象过于单一,研究者们大多偏向于名量词中的形状量词,特别是“条”和“张”的研究,对于动量词方面还没有涉及。

首先运用认知理论对动量词进行专门研究的当为邵勤(2005),该文从对动词所表现的动态过程的认知研究出发,全面考察了隐喻和转喻机制对动量词的产生和使用的影响,并提出专用动量词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经过了转喻和隐喻的过程,而工具动量词等借用动量词则是通过转喻形成的。但是这篇文章更多的是对单个专用动量词的历时用法进行简单的列举,并没能真正揭示动量词的认知过程和功能。

张媛(2012)利用心智哲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汉语动量词的认知呈现过程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动量词在心智中的呈现过程可分为语前思维阶段、语言思维阶段Ⅰ和语言思维阶段Ⅱ三个阶段,提出了动量词呈现的认知模式;并认为动量词的呈现是从以身体活动为主要思维内容到以构式表现为主要思维内容,动量概念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接近自然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的构式性也逐渐增强的过程。

另外,还有研究者从认知角度出发,对某些动量格式的属性特征进行探讨。例如,田皓、甘智林(2003)通过对名词、动词数量特征的认知分析以及动量词语义特征的深入考察,细致地分析了“V+数词(一)+动量词+N”结构的句法性质和语义特点;秦洪武(2002)和税昌锡(2006)则尝试运用基于时间透视的界性理论或相对界性原理对“动词+时量短语”中时量短语的所指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刘衍生、蔡闻哲(2004)在对符合什么样要求的名词可以进入“V+数+N”格式借用为动量词的情况进行考察时,也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距离相似原则和基本范畴理论进行了相应的解释。范利和聂春梅(2001)也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名词临时做量词的语义演变规律进行了阐释。

总之,随着认知语法的成熟,学者们也开始借鉴认知语法的相关理论来分析汉语动量词的问题,但对工具动量词的认知机制和呈现过程的探讨并不多。

（五）工具动量词的历时研究

近年来,语法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而对动量词的历时考察成了动量词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965)算是第一部汉语量词历时研究的专著,该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名量词和动量词的使用情况做了非常详细具体的描写分析。关于动量词的产生时间,刘世儒根据考察,提出了不同于王力(1958)的意见。他认为汉语动量词不是晚到唐代才出现的,而是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产生了,并在那时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发展,进入了初步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动量词的发展表现为:不仅产生了数量相当的专用动量词,如“过、番、返、合”等,而且在专用动量词的影响下,还出现了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用法,如“拳、口、杵、槌”等名词在当时都可借用为动量词。然后,刘世儒主要从借用范围、造句功能、成分性质三个方面对借用动量词进行分析。他认为南北朝时虽然产生了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用法,但当时借用名词的范围还十分有限,像“眼、脚”等人体工具名词还不能借用为动量词,而且那时还没出现动词借用为动量词(即同形动量词)的用法。句法功能上,他认为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在当时还只能出现在动词后充当补语,还未见位于动词前的状语用法。关于工具动量词的成分性质,刘世儒称其为“副位”动量词,认为处于补语位置上的工具动量补语除了称量以外,实质上是兼含有“副位”意义的补语,即相当于印欧语里的“用格”,如“毆三拳”,就相当于“用拳毆三下”,不说“用”而“用”的范畴包括在内。所以,他认为副位动量词(即工具动量词)的兴起在动量词系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值得在动量词发展史上大书特书。

其他对工具动量词的历时考察都渗透在各个断代量词研究成果中。如王绍新《从几个例词看唐代动量词的发展》(1997)、陈颖《宋代动量词研究》(2001)、邓帮云《元代量词研究》(2005)、金桂桃《宋元明清动量词研究》(2007)等都有对工具动量词的考察分析。但总体来说,关于动量词的断代及专书研究,多是对动量词进行静态描写,大致勾勒出动量词在各个历史时期及专书中的基本面貌;研究方法也大略相同,一般都是先给动量词分类,然后再从句法分布、所量动词等角度对各类动量词进行描写;对工具动量词的考察都不成系统,大多是举例式地提及。

（六）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量词的立类、定名和名量与动量的划分开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学界对动量词的研究已经从静态、孤立的分类描写逐渐转向了动态的语义分析乃至多元分析,不论在理论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综观工具动量词研究现状,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突破:

(1) 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对工具动量词的研究多散落在整个动量词或是借用动量词的研究成果中,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

从目前动量词的研究成果看,在动量词的两个次类——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